
從中國天主教會的實踐中

得到的一些啓示

金魯賢

(編者按：本文是上海佘山修院院長金魯賢主教於今年四月在西德聖奧古斯丁所發表講辭的基本內容，載於上海光啓社出版的《天主教研究資料滙編》第三期。)

I.

早在第七世紀(635年)基督教的聶斯多略派就開始傳入我國，曾有一時，得到傳佈，以後幾經打擊，終於在第九世紀消滅了。

十三世紀七十年代，蒙古族的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統治了中國，建都北京，稱為元朝，他們實行了宗教開放政策，使一位天主教的方濟各會修士第一個進入了中國，此人名叫喬伐尼·賈比尼(GIOVANI DI CARPINO)，以後有法國人安德肋·龍汝模(ANDRE DE LONGJUMEAU)，弗拉芒人奇耀謀(GUILLAU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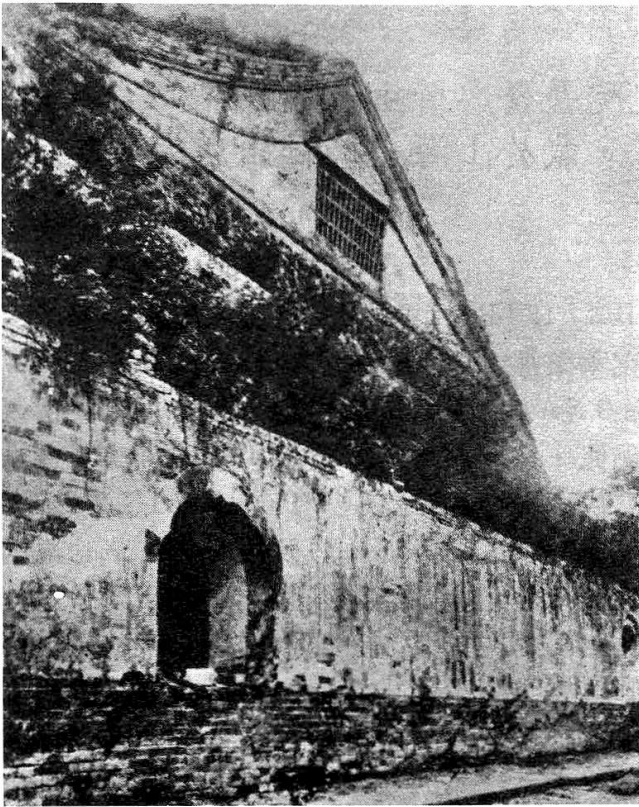
DE RUBRUC)，意國人巴爾多祿茂·克萊蒙那(BARTOLOMEE DE CREMONA)通過絲綢之路，相繼來到蒙古人那兒，終於在1298年，意國方濟各會士喬伐尼·蒙高味諾(GIOVANI MONTECORVINO)以及後幾年來華的德國方濟各會士亞爾諾·谷路(ARNOLD VON KOLU)一起創立了北京教區，他們勸化了不少蒙古貴族和官員，把福音傳到中國許多地區，包括華東江蘇省的揚州市，和東南福建省的泉州市等等。天主教一時相當發展，但方濟各會士傳教的對象只是局限在擁有特權的、佔統治地位的蒙古貴族上層這樣一個小圈子裏，並沒有在廣大的漢族人

民中傳佈。

十四世紀中，約1355年，漢族人取代了蒙古族的統治，天主教也隨之消失。如果當時傳教士更注意效法耶穌為群眾服務、為窮人傳佈福音的精神，把工作重點從蒙古貴族轉移到佔人民中極大多數的漢人中間去，那麼，蒙古人退居北方時，天主教肯定還會存在于中國土地上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經驗教訓。

明朝時期，中國大陸的門對天主教關閉了兩個多世紀，直到明朝末年，即1582年，利瑪竇（MATTEO RICCI）與羅明堅（MICHAELO RUGGIERI）兩人進入中國廣東肇慶為止。

人人都知道利瑪竇，四年前，為了紀念



十四世紀方濟各會士在北京所建教堂的遺跡

他來華四百周年，歐亞各地曾舉行了不同規模的學術討論會，還號召大家向這位傳教士學習，學習他早在四百年前，就知道教會必須與當地人民的文化結合（INCULTURATION），學習他能夠排除眾議、克服重重障礙、身體力行這個信念。

我們知道，東方宗徒聖方濟各沙勿略沒有敲開中國大門，他于1552年淒風苦雨中，隻身死在廣州大門外的上川島上。但天主上智早有安排，就在那年裏，利瑪竇生于意大利的馬切拉塔城（MACERATA），由他來完成聖方濟各的遺願。他十九歲入了耶穌會，攻讀神哲學和天文學等等，在卅歲那年從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出發，然後到了澳門。

面對着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和高度文化、崇尚道德觀念的民族，要傳佈福音，是採取傲慢專橫、粗暴否定的態度呢？還是採取謙虛謹慎、認真探索，刻苦學習、高度評價的態度呢？從眾所周知的史料來看，利瑪竇採取比較正確的態度，他下苦功學習中國文化，尊重中國的風俗習慣，他反覆思考，苦心探索，終於探索出一套適合實際情況，易為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普通群眾接受的傳教方法。他發現中國人特別孝敬父母，尊重孔子，就穿上中國讀書人的服裝，學習孔孟之道，熟讀四書五經。他用中國人民熟知的儒家精神來傳授天主教教義，使中國人易于接受。他「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他用他的道德文章結交中國朋友，其中有不少達官明士，如李之藻、徐光啓等。通過其它途徑，他還能進入宮中，見到皇帝。利氏又把西洋的科學成就介紹給中國讀書人，用華美的漢語闡明天主教教義，再加他的道德文章，使一部分中國人信了天主教。他們不只尊重利氏本

人，也尊重他宣傳的天主教，從而使天主教立住了腳，穩步前進。且舉幾個數字如下：1584年，中國有3名教友，1585年19名，1586年60名，1589年80名，1603年500名，1601年2500名，1636年38200名，1648年248，180名，1670年273，780名。

可是好景不長，魔鬼在主的園地裏撒下不和的稗子。在歐洲、在羅馬教廷，耶穌會士和道明會士與方濟各會士之間不斷發生爭吵，大有誓不兩立之勢，他們之間的爭吵與日俱增，波及中國，繼續爭吵不休。自從發現了印度洋及印度後，葡萄牙全力擴張，利用宗教作為他的一個方面軍。教宗亞歷山大居然給葡王一個諭旨，鼓勵他東進，擴張殖民勢力。諭旨上說明印度以東的土地盡歸葡王所有，全部土民都為葡萄牙皇帝的奴僕。這是明顯違背基督的教訓的，基督要信奉他的人彼此相愛，一如兄弟，教宗却要葡王奴役其他國家和民族的大批大批的人民群眾。享有所謂保教權的葡國政府規定，所有傳教士都由他管轄、受他指揮、為他服務。利瑪竇來到中國時，也是由效忠于皇朝侵略政策的葡萄牙教會派遣，並且向葡萄牙國王宣誓效忠。後起的殖民主義國家，西班牙和法國不甘被排擠于外，大力爭奪，幾股勢力爭吵于歐洲，爭吵到中國，再爭吵回羅馬。他們壓根兒不考慮各地教會和教友的利益，只考慮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排擠他人，獨霸地盤。在中國爭吵的藉口是中國的俗禮，一派教士主張教會應適應當地的民族文化和習俗，尊孔敬祖，以利于傳佈福音；一派主張全盤否定中國文化，奉教不能再尊孔敬祖，有的甚至實行教徒一律改名換姓，付洗時不只

領教名，而且還得姓DIAZ；DA COSTA等葡人之姓，務使他們淪為葡國的順民奴僕。

當時統治中國的滿族康熙，是一位英明的君主，初時尚尊重天主教士，認為他們的道德文章理應為人師表；他也欽佩天主教的愛主愛人的教義。但當他真正發現教士之間的爭論時，頗為失望，感到他們表面清高，實則爭權奪利。開始出于愛護，他曾出面澄清問題，聲明中國的尊孔敬祖只是一般俗禮，并非宗教行動。可是教士之間的爭論并不因此結束，反而變本加厲。教宗格來孟十一世派遣特使盎底奧基亞宗主教鐸羅（TOMASSO MAILLARD DE Tournon, Patriarch of Antioch）來中國，悍然干預中國內政，禁止尊孔敬祖。鐸羅帶了最激烈的反對尊孔祭祖的福安教區代牧顏璫（Maigrot）晉京。康熙皇帝接見後者時，指着御座後四個大字，問他認識否？回說「不識」，帝曰：「字既不識，話又不通，還來侈談中國經書之道？這像站在門外的人，未進房却討論屋中之事，說話沒有一點根據」。就勒令他們離境。鐸羅後來途經澳門，葡國政府因為鐸羅想越過葡國任命一位總主教，就把他投入監獄，此人死于澳門獄中。以後格來孟十一世又派了亞歷山大宗主教嘉祿（CAROLUS MEZABARB）來中國執行禁令。

此人朝見康熙時，帝問他：「你們西洋人畫中有生羽翼的人，是否確有此類人？」嘉祿回說：「這是以表明天神之神速，并非真正有此人。」帝曰：「中國人不識西洋字義，因而不辨西洋事理，你們西洋人不識中國字義，如何妄論中國的道理？我提出問題的用意就是這個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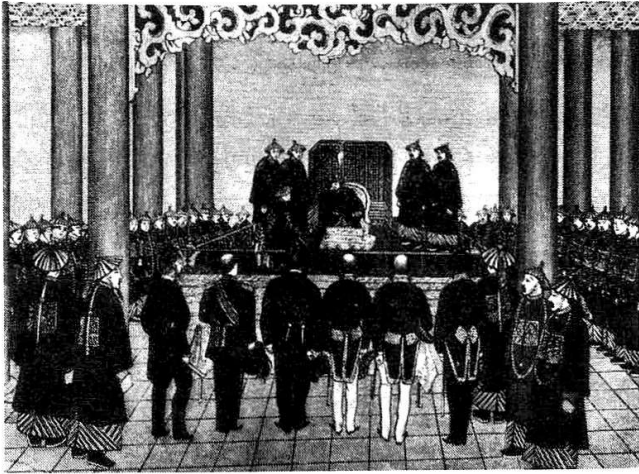
羅馬朝廷一意孤行，嚴禁中國教友尊孔敬祖，犯者絕罰。康熙大怒，發出諭旨說：「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道理？以西洋人等無一通曉漢書者，說話議論，令人可笑者多……此後西洋人不必在中國行道，禁止可也，免得多事。」接着下令驅逐所有教士出境。

這時教友處境非常困難。根據羅馬禁令：做一個教友必須放棄自己的文化。可是反對孔儒學說，否定祖國文化，怎麼去念書識字？子子孫孫做文盲，不敬自己的祖宗老輩，勢必為社會和親友所不齒。請想一想：在羅馬教廷的禁令下，當時一個中國人要做一個教友就必須放棄學習自己祖國文化，甘做不忠不孝的人而受人唾棄。這樣的教會，怎麼能在中國和中華民族中生存下去呢？由于羅馬朝廷的粗暴干涉、愚昧決定，終於使中國的天主教會一蹶不振，瀕于絕境。

時隔二百多年，羅馬取消了這個禁令，并鼓勵我們中國人尊孔。現在台灣某些教堂的祭台上，孔子像與聖多瑪斯像并放，任人尊敬。然而今天中國教會的民族化、本國化，難道僅僅是尊孔嗎？過去需要尊孔以實現民族化時，下令禁止；今天取消禁令時，根本不敢觸及當時禮儀之爭的實質。正是羅馬教廷，也就是教宗，勾結了、支持了殖民勢力，違背基督精神，粗暴干涉中國內政，陷中國教會于絕境的。把孔子像與聖多瑪斯像并放在祭台，今日已不是教會中國化的要事。可是二百多年中造成的損失却是無法彌補的。如果真正吸取沉痛教訓的話，應實事求是地尊重歷史事實、徹底反省過去。決不能利用宗教侵犯一個主權國家的主權，干涉一個主權國家的內政。這點在探索教會如何民族化、本地化時，必須重視的。

當時由于羅馬教廷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中國大門理所當然不能容忍外人任意進入胡作非爲了。1700年「禮儀之爭」最激烈時，中國有30多萬教友。到1800年只剩下20萬了，其中絕大部分是漁民和農民，由于不重視祖國的文化而與全體人民隔離，對社會、對國家不起作用。

1842年中國大門被打開了，這是英帝國主義用兵艦和大砲打開的。英國迫使清廷允許英國商人在中國自由販賣鴉片，允許傳教士自由傳教，以後各國列強紛紛前來壓迫清廷簽下不平等條約，其中總有「傳教士自由傳教」這一條。用武力來販賣鴉片，是信奉基督教國家和人民的恥辱吧！自由傳教與之平列在不平等條約中，對教會來說，並不是什麼光彩的事吧！歐洲列強利用宗教，擴大自己的勢力；羅馬教廷利用列強，依靠列強，把我國教會搞成四分五裂，替各國劃分勢力範圍。法國殖民勢力利用保教權，（當時葡國衰落，保教權落入法國手中了）霸佔了北京、天津、河北、江蘇、上海、廣東、四川、雲貴等地；西班牙殖民勢力霸佔了福建省；德國殖民勢力晚到，只分到山東；各國傳教士互不通氣，各為其本國殖民勢力服務。教會依靠殖民政府的勢力，強佔強買土地，造堂、開學校、設醫院……中國人眼中，天主教成爲一個憑借外來勢力而闖進來的「洋教」，正因爲傳教士享有許多特權，部分懷着不純的動機而奉教的教友依仗傳教士的勢力，欺侮鄉鄰，不斷引起教友與廣大群眾之間的矛盾，中國人民忍無可忍，一九〇〇年終於爆發了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義和團運動，西方帝國主義借此發動了八國聯軍的侵略，使我國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在中國人民心目中，天主教和殖民主義幾



十九世紀清朝皇帝接見外國使者

乎等同起來。當日本人全面侵略我國時，羅馬教廷又第一個承認偽滿洲國，教廷駐華代表寫信命令中國全體主教、神父、教友保持中立。實質上支持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屠殺我國人民，不許我國教友抗擊侵略者。此外，從1842年到1926年將近一百年中，羅馬教廷沒有任命一位中國主教，以後由于我國教友的強烈要求，才從大教區中劃出一些窮地方給中國神職人員來管，這種局面一直維持到1949年中國解放。中國教會之所以不能發展，正是由于羅馬教廷執行了一條錯誤的教會殖民主義化路綫的結果。

1949年中國人民推翻了壓在身上的帝國主義勢力、封建主義勢力和官僚資本主義勢力，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中國教友本應同全體人民一起慶祝新生，那知道災難却從天而降。羅馬教廷出于其全面反對共產主義的全球戰略，下令禁止中國教友擁護已在中國執政、并由于領導人民趕走了外國殖民勢力和本國的腐敗統治，而得到中國最大多數窮苦百姓支持的共產黨，禁止中國教友閱讀共產黨政府主辦的雜誌報紙及其發行的書刊

，禁止中國教友參加工會以及共產黨領導的一切組織，禁止中國教友參加共產黨領導的任何運動，包括土改等運動；當中國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浴血抗擊美國侵略時，羅馬教廷却任命一個美國人爲中國揚州的主教，羅馬教廷這些命令簡直不讓中國教友在中國土地上活下去了。梵蒂岡又一次的粗暴干涉把中國教會推向絕路，把中國教友置于左右爲難、無法做一個中國人的境地。總結歷史經驗，爲了維護中國的主權，維護教會的利益，在聖神的啓示下，中國神長教友毅然掀起反帝愛國運動，清除教會內的殖民主義勢力和影响。當帝國主義分子被驅逐，當受帝國主義利用反對自己的祖國的某些國籍主教因觸犯國法而被監禁，處于無牧狀態的中國教友，自選了主教并呈報羅馬，但羅馬却以超級絕罰來壓制我們，神長教友爲維護祖國的尊嚴，爲維護宗徒傳下來的神聖權利自聖了主教，奉行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方針，從此中國的神長，教友成了中國天主教會的真正主人，我們神長教友的愛國愛教的表現獲得全國人民的支持，不少主教、神父、教友當選爲全國和地方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和政協委員，和全國各族兄弟一起共商國家大事，使教會立足于人民之中。

積四百年的經驗，尤其從我上面介紹的中國教會三次大挫折中，我們中國教會深知要聖教廣場，教會必須紮根于人民之中，同全體人民共命運。教會必須民族化，同民族文化相結合；教會必須獨立化，自己掌握命運，不接受外來勢力的干涉。中國教友深知羅馬教廷有其自己的政治立場，他考慮的維護梵蒂岡支配全球教會的權力，而各國各民族教會的利害，只有當地教會和教友自己來維護，各地教會必須由當地教友自己辦，不

接受外來的瞎指揮。世界各國人民都公認：我們中國人聰明勤勞，過去會、現在正在、將來也一定會為全人類作出偉大的貢獻，我們中國教會有志氣辦好自己的教會。最近幾年，我們恢復了六百多座教堂，其中包括國際上也有名的佘山聖母大殿、北京北堂等。開辦了六座總修院，一座全國性的修院。我們上海教區也恢復了光啓社，從事研究神學及出版工作，現在也在籌備一個天主教界的知識分子聯誼會，團結廣大的教友知識分子，使他們為教會、為社會多作貢獻。

II.

從中國天主教的實踐經驗來看普世教會與地方教會之間的關係，探索普世教會和地方教會之間的正常關係首先得說明一下：什麼是地方教會？什麼是普世教會？弄清了這兩個詞的含義，才能進一步探討其間的關係。

地方教會的範圍不夠嚴格，往往指一個教區，但能大能小。小：小到一個堂口處，甚或一個基層基督教團體；大：大到一個全國性的教會，甚或一個大洲的教會。

科倫教區是一個地方教會，米蘭教區是一個地方教會，上海教區是一個地方教會，聯邦德國教會是一個地方教會，意大利教會是一個地方教會，中國教會也是一個地方教會，歐洲教會也是一個地方教會；我個人認為地方教會以教區來分，似乎範圍太小，倒不如指全國性的教會、或指一個同一文化的大地區的教會為適宜，比如：德國教會、中國教會、斯拉夫教會。

普世教會這個名稱，更帶有地理色彩。本指整個世界的教會，含義不清。天主教會

長時限于地中海兩岸，或地中海北岸地區時，是普世教會嗎？如果太空中，其它星辰上發現了有智慧的動物，去傳了福音，我們地球上的教會也就不就成了地方教會了嗎？有沒有一個獨立于各地方教會的普世教會？獨立存在于何處？在羅馬嗎？羅馬也只是一個地方教會；存在于羅馬主教身上嗎？普世教會怎能存在于一個人身上呢？如果羅馬主教死了，而新的主教還沒有選出，就沒普世教會了嗎？普世教會存在于羅馬教廷嗎？羅馬教廷只是一個從歷史中產生的管理機構，怎能是普世教會呢？由于普世教會是一個抽象的名稱，教會具體存在于各個個別教會中，所以我個人認為、採用整體教會也許比普世教會更適宜。

整體教會全部地、完整地、什麼也不缺地存在于每個個別的教會之中。「只有一個主、一個信德，一個洗禮；只有一個天主和衆人之父；他超越衆人，貫通衆人，且在衆人之內。」（弗·四：5—6）

教會是聖事、是奧跡，她通過自己的外形，顯示給我們深奧的、神秘的天主的本身和行爲，通過整體教會與地方教會的關係，我們可以窺看到下面兩個奧跡：（一）我們獻祭時，把奧斯底亞（HOSTIA）祝聖為耶穌聖體，一個大奧斯底亞，一個耶穌聖體，神父把它一分為三，每一份都擁有全部的、整個的耶穌聖體，不缺什麼。一個聖體化成十個，十個都是耶穌聖體。“FRACTO DEMUM SACRAMENTO NE VACILLES SED MEMENTO, TANTUM ESSE SUB FRAGMENTO, QUANTUM TOTO TEGITUR. NULLA REI FIT SCISSURA: SIGNI TANTUM FIT FRAC-

TURA:QUA NEC STATUS NEC STATURA SIGNATI MINUITUR”這是奧跡，聖體聖事的奧跡。教會也如此，各個教會合起來是一個整體教會，分散着，也各個是整體教會。(二)我們是天主聖三的肖像，我們教會更是天主聖三的肖像；天主聖三三位一體，每一位都是天主，不缺任何天主性，天主性完整地、全部地、不缺什麼地在每位中，三位合成一個天主。「論位欽其各一，論體欽其無二，論榮欽其均平。」“UT IN CONFESSIO NE VERA E SEMPIT ERAEQUE DEI-TATIS ,ET IN PERSONIS PROPRIETAS ,ET IN ESSEN-TIA UNITAS ,ET IN MAJES-

TATE ADORETUR AEQUALI-TAS”。

地方教會與整體教會間的關係不應像聖三嗎？既然各教會之間的關係應反映出天主聖三之間的關係，是不是應該突出相互之間的愛，而不突出權與勢嗎？從愛出發去傳教，幫助當地教友建設自己的教會，決不可幾百年之久不讓當地人當領導。應效法宗徒們到處宣講，成立了一個地方教會後就去別處，不霸佔它。

耶穌創立的教會也是天主的新子民，她不同于舊約的子民，以色列民族曾是封閉型的，新的子民是開放型的，不限于一個民族，一個地區，而是把救恩送給所有地區，所有民族。她正在旅途中，向天國邁進。她每到一地就和當地的民族文化結合，豐富自己



在西德Aachen參觀玩偶噴水

左起：仲盤石神父、沈保智神父、金主教、Dr. G. Evers

的內容。她起源于猶太，先天就有猶太的文化，東方的色彩。由于天主上智的安排，她首先向西發展，吸收、消化了希臘文化，拉丁文化，拉丁文化的法制觀念、權利、義務思想，促使天主教會制度化，對一個組織龐大的團體來說：制度化是需要的。但強調了制度，就忽視了她的聖事性；強調了權力，就有損于基督最大誠命「愛」這個重要內容。我們的教會不可單調、單色，教會于其多元化中應更完善自己，更顯出其神聖的光彩，她必須和各地文化結合，和印度文化、中國文化等結合，教會與各民族文化結合，保存其精華，使之與其它文化相接觸，彼此補充，使之昇華，INCULTURATION, ACCULTURATION, INTERCULTURATION, TRANSCULTURATION。浩浩蕩蕩一支天主子民的隊伍，各穿民族盛裝，五彩繽紛、絢麗奪目、不是比都穿黑色衣服更能光榮在天大父嗎？

最近我讀到了法國里昂紅衣主教戴古爾特拉（ALBERT DECOURTRAY）在答記者時的一段話，很有感觸，現把大意引述于下：

「有不少人以爲能找到純而又純的理想信仰，并能以幾千年不變的字句放在萬民口中表達之。其實，信仰總是同民族文化結合後才得以傳播。天主的語言，包括福音裏傳下來的，也以人的語言傳到我們心中，爲此帶着某一個民族文化的特徵，因此也帶着某一時代的標記。對聖言的信仰，這真是天主聖神的神恩奇跡。還應進一步講：正是在多元化中，天主的聖言在時間、空間中施展他的無限德能，而教會能用千姿萬態來表達她的信仰。」

「隨着福音進入歷史，基督的無窮美好

逐步展出。耶穌向宗徒們說過一句話：『你們將來做的事要勝過我！』當然因着聖神的德能。爲此教會面對新的情況，面對新的文化，面對新的政治背景，面對強大的挑戰時，不是驚惶失措，不是手足無措，決不是採取盲目否定，全盤否定的態度。而相反，她因真理在手，所以大胆地、同情地正視它們，充滿信心地與它們結合，使福音又一次地開出美麗的花朵，結出豐碩的果實。」

我們的教會是基督的奧身，她在時間、空間裏逐漸長大，直到聖父預定的幅度爲止。各民族文化的精髓都來自全善的天主，都是天主爲基督所準備的組成部分，使基督奧身因此而成長。排除或消滅這些文化是基督奧身之巨大損失。聖保祿宗徒說過：「你們就是基督的身體，無論是猶太人，外邦人，作奴隸的或自由的，都從同一位聖神領洗，成了一個身體……各不同肢體，互相關懷，要是某肢體受苦，其它肢體一同受苦；要是某肢體得榮耀，其它肢體也一同快樂。」我們各個教會，是不是應當反省：自己對待其它教會態度怎樣？按照聖保祿的教訓做了嗎？還是想控制、奴役人家？如果有人不屈服、不甘受奴役，就進行誣蔑、恐嚇打擊，非置之于死地不行嗎？

總之，根據中國天主教會的實踐、地方與地方之間的教會，每一個地方與所有地方的教會之間的關係是完全平等基礎上的共融，共同分享天主的救恩，互相尊重，互相愛護，互相幫助。當地神長教友最清楚怎樣辦好自己的教會。別地方的教會沒有權利不信任他們，無權粗暴干涉，更不能以權勢欺侮和壓倒其它教會，不管以什麼名義。二十八年來，我們中國的神長教友正是本着這種信念，勇敢地面對教會權勢者的挑戰，終于維

護了基督的精神，把中國天主教會引上了坦途。我們痛心地看到這位權勢者對雙手沾滿千百萬無辜猶太人鮮血的劊子手不敢加以譴責，而對中國教會爲了榮主救靈所自選自聖的主教竟揮舞大棒加以絕罰。

今天，拉丁美洲的神長教友又遇到了教會貴族的無理壓制。這些貴族居住在遙遠的宮殿裏，出入乘飛機，坐豪華汽車，根本體驗不到住在貧民窟裏，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千百萬拉丁美洲教友的痛苦和需要。我相信拉丁美洲的神長教友們定能克服這些困難，

國際上一切真正忠于基督之愛的人們一定會同情在那兒奮鬥的基層人民，反對干涉、壓制的。至于我們中國天主教友，人數雖少，但在做極有價值的工作。我們願意同所有友好的、以兄弟之情平等對待我們的教會共融。

我并不專門研究教會學，我只是把回顧我國教會歷史所得的啓示，配合教會之間的關係作初步探討。目的是拋磚引玉，切望大家來研究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牧我中華

蘇主榮編

本書收集近代教宗所有關於中國的訓導。由該書可以看到我們天主教對無神主義中國在態度上的演進，由強硬而變成交談，既保持公教信仰的立場和原則，又不失開放修好之道。它是目前每個關心大陸教會的教友的必讀書籍。

聖神研究中心暨聖神修院校外課程部出版

訂價港幣二十元正

港澳以外地區，連郵費：平郵美金\$3.50

空郵美金\$5.00

